论《夏伯阳与虚空》中时空的虚幻性与彼得·虚空的彻悟

杨程　苏雨欣

摘要：《夏伯阳与虚空》是佩列文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小说构建了1919年和20世纪90年代初的双重时空，而小说的主人公彼德·虚空就穿梭于这两个虚幻的时空当中。另外，这部小说中还掺入了大量的佛教元素，作者试图用佛学观点来解释现实世界。本文拟从解读《夏伯阳与虚空》中的佛教思想入手，分析该书中时空的虚幻性及彼得·虚空的彻悟。

关键词：夏伯阳；虚空；彻悟

Discussion on the Void of *the Space-time in Chapaev and Void* and Peter Void's Enlightenment

Yang Cheng, Su Yuxin

Abstract: *Chapayev and Void* is a postmodernist novel by Pelevin. The novel constructs a dual time-space of 1919 and the early 1990s, and the protagonist Pyotr Voyd shuttles between these two illusory time-spaces. In addition, the novel incorporates a large number of Buddhist elements, and the author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real world through Buddhist viewpoints. Starting from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uddhist thought in *Chapayev and Voi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llusoriness of time and space in the book and Pyotr Voyd's enlightenment.

Keywords: Chapayev; void; enlightenment

《夏伯阳与虚空》（又译《恰巴耶夫与普斯托塔》）是俄罗斯当红的新生代作家佩列文的代表作，其中涉及了大量的禅学思想，被誉为“俄罗斯第一部佛教禅宗小说”[①]，佩列文在书中设立了三重时空：1923—1925 年的卡夫卡 - 尤尔特，1919 年的夏伯阳部队，20 世纪 90 年代初莫斯科的一家精神病院。主人公彼得 · 虚空穿梭于几个时空之中，处于似梦非梦的混沌状态，分不清梦境与现实，在夏伯阳的指点下他终于意识到他所处的时空都是虚空，就连“虚空”本身也是虚空。之后，彼得跳入了象征着虚无的“绝对之爱的相对之河”[②]，终于达到了彻悟的状态。有趣的是，随着彼得 · 虚空认识的不断演进，书中的时空也愈显虚幻，当彼得彻悟之后，在书中的最后一章，1919 年的时空与 90 年代的时空融合在一起，统统归于虚无。

一、三重时空的虚幻性——主客合一，归于虚无

《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夏伯阳与虚空》中也存在着过去、现在、未来这三重时空。属于“现在”的时空是作者在文末所属的：“1923—1925，于卡夫卡 - 尤卡特”而卡夫卡 - 尤卡特本身就是作者生造出来的地点，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所在，因此“现在”这重时空的虚幻性是最好理解的。以 1923—1925 这个“现在时”为基准点，1919 年夏伯阳的部队属于过去的时空，而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莫斯科精神病院则属于未来的时空。在书中，奇数章节描写 1919 年的时空，偶数章节描写 90 年代初的时空，这两个时空交替出现，构成了一个回环的结构，在时空交替时作者用一些相似的意象连接：第一章起始于特维尔街心花园，第一章与第二章以“栏杆”连接；第二章与第三章以音乐旋律与孕妇的意象连接；第三章与第四章以“别睡了！”这句话连接；第四章与第五章以亚里士多德胸像连接；第五章与第六章以“发电机”和“迪纳莫”车站这两个在俄语中发音相近的词语连接；第六章与第七章以同样是发音相近的“迪纳莫”足球队和马名“迪纳马”相连；第七章和第八章以“影子”的意象相连；第八章与第九章以舒里克的话“第四个人是谁”连接；第十章又回到了特维尔街心花园，与第一章首尾相接。

“虚空穿行于两个时空，肯定任何一个时空都意味着否定另外的时空，因为对身处 1919 年的虚空来说，1990 年的精神病院治疗过程是 1919 年的噩梦，而对于 1990 年的虚空来说，1919 年的红军政委身份又成了他患有精神疾患的证据。”[③] 按照通常的标准来看，90 年代初的时空更接近于真实，在这个时空里，彼得 · 虚空是一个“伪人格分裂”症患者。相比之下 1919 年的时空就显得怪诞得多，在这个时空中莫名其妙的事件层出不穷：彼得意外地杀死了他的同学——冯 · 埃尔年，接着彼得顶替了他的身份，又莫名其妙地成了从天而降的夏伯阳的政委，在之后的柳树站战役后他匪夷所思地失忆了，后来他在夏伯阳的引荐下还见到了阴间的统治者荣格伦男爵，到最后夏伯阳和安娜用包着阿那伽玛佛小指的黏土机枪让世间的一切都消失了，“我们可以说，从第一章开始的奇数章节，越到最后，越充满迷幻感”[④]。尽管和 90 年代初的时空相比，1919 年的时空是荒诞不经的，

①〔俄〕亚 • 格尼斯：《伊万 • 彼得罗维奇死了》，转引自〔俄〕维 • 佩列文：《夏伯阳与虚空》（译者序），郑体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

②〔俄〕维 • 佩列文：《夏伯阳与虚空》，郑体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下文中有关《夏伯阳与虚空》的引文皆援引于此，不再另作说明。

③ 郑永旺：《< 夏伯阳与虚空 > 的佛教元素解读》，《俄罗斯文艺》2008 年第 2 期。

④ 任明丽：《俄罗斯，你在这洪流中的何处？》，《外国文学》2006 年第 3 期。

但彼得自己一直认为后者才是真实的，而前者只是自己的一个梦。对彼得而言，他在 1919 年的时空中与夏伯阳探讨宇宙和人生的真谛，这个时空才是他的精神家园，是他心之所系；而 90 年代初相对真实的时空似乎只是一个让彼得提不起兴趣的所在。90 年代的时空代表了客观实在，而 1919 年的时空与其说是与 90 年代相对的第二重时空倒不如说是彼得的精神维度。这与禅宗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如出一辙，鉴于佩列文对佛教的熟悉，我们可以认为作者的这种时空设置是有意为之的。

佛教将个人的精神世界视为主体，将周遭的外物（包括他人）视为客体，而达到禅定的境界就到消除主客的界限。禅宗中有一个著名的公案，讲的是临济宗开山祖师临济义玄以大喝（大声喊叫）闻名，常用喝的方法使人顿悟，于是他的弟子们便争相模仿，临济义玄便问弟子如若两个人互相大喝，那么谁是主，谁是客？弟子答不出，于是义玄便告诫弟子，如果不知道答案就不要学自己大喝了，并把这些胡乱大喝的弟子称为“不识好恶的秃奴”。其实，正解便是：万物本是同根同源的，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所以区分主客是没有必要的，只有把人我、内外、大小、好坏、迷悟、生死、有无等对立观念看破，达到反客为主、主客相忘、物我合一的状态，禅定的境界才会出现。在《夏伯阳与虚空》的最后一章，原本代表 1919 年时空的特维尔街心花园、“柳树站”出现在了原本是 90 年代初的时空中，接着夏伯阳与彼得又在这个时空中相见，两个时空于此时合二为一，正代表了主体与客体的融合，而两个时空的交融与彼得的彻悟正是同步的。此外，夏伯阳的出现消解了 90 年代时空的真实性，使其变得虚假和荒诞，这两重时空在主客合一的禅境中归于虚无，这样便暗合了《金刚经》中“三心不可得”的禅语，同时也印证了本书的主题——一切皆是虚空。

二、彼得·虚空的精神历程——从执著走向彻悟

彼得·虚空在 90 年代初的时空结构中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精神病患者，然而在 1919 年的时空中他却是一个具有慧根的人，是夏伯阳的点化对象。在夏伯阳的指引下，他游历于虚无的时空中，经历了种种荒诞不经的事件，最终领悟了宇宙的真谛。如果抛开马利亚、沃洛金、谢尔久克等次要人物，单就主人公彼得而言，他的精神成长主要发生在 1919 年这个时空当中，这也再次印证了该时空作为彼得的精神维度而存在。彼得的精神成长始于他与夏伯阳的相遇，之后离奇诡异的事件就层出不穷，而他与夏伯阳的谈话也处处充满着机锋，有时简直就是许多禅宗公案的翻版。在彼得通向彻悟的道路上，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关键点：

首先是在夏伯阳的装甲车里，夏伯阳点燃了一根火柴，在火柴的映照下彼得竟然于一把军刀的刀刃上看到了列宁的影像，由此他产生了对所处时空的不信任感。这就是所谓的“像由心造，物乃心生。”

之后，在列车上夏伯阳对彼得说：“您得学会进入您所说的将来。说不准您进入的将来里没有什么富尔曼诺夫。也说不准您进入的将来里没有您呢。”这使彼得感受到“眼前发生的事情的不真实仿佛处于我的意识之外”。

在与奥维奇金上尉的交谈中，彼得提到“世界”和“幻影”两个词具有同源性，所以“没有任何理由把女人划入某个特殊的范畴”。有一则禅宗公案就说明了相同的道理：一个尼姑问龙潭崇信法师，她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和尚，龙潭反问尼姑：“你是谁？”尼姑大惊：“我是尼姑啊！”，而龙潭却说自己并没有看出来她是尼姑。在龙潭眼里男女并无本质的区别，无论是尼姑还是和尚，

只要有慧根，勤修炼，便都能成佛。好坏、美丑、男女这些概念在佛学中都属于“相”的范畴（可以将其简单理解为世界的表象），而相为虚妄，即所谓的“幻影”。这是小说中彼得第一次认识到“相”的虚幻性，表明他突破了进入禅定的第一道障碍——法执（即对表象真实性的执着）。

在一座板棚中，夏伯阳以洋葱为喻，让彼得思考“我们究竟是谁”的问题，以及自我意识存在于何处，请看这一段对话：

“请你告诉我，这个单子在哪里？”

“在我的意识理。”

“而你的意识在哪里？”

“就在这里”，我拍拍自己的脑袋，说道。

“而你的脑袋在哪里？”

“在肩膀上。”

“而肩膀在哪里？”

“在房间里。”

“而房间在哪里？”

“在房子里。”

“而房子呢？”

“在俄罗斯。”

“而俄罗斯又在哪里？”

“在灾难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别来这一套，”他严厉地呵斥道。“开玩笑要得到长官的命令才行。说。”

“还会在哪里？在地球上。”

我们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

“而地球在哪里？”

“在宇宙里。”

“而宇宙在哪里？”

我想了一下。

“在自身里。”

“而这个‘在自身里’又在哪里？”

“在我的意识里。”

“这么说，彼得卡，结论是，你的意识在你的意识里？”

这段略显冗长和单调的对话其实表明了自我意识的无可依托性，正如夏伯阳后来所解释的：“我们所见到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意识里，彼得卡。因此无法说我们的意识在哪里。我们哪里也不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说，我们就在那里。”《金刚经》中提到了四种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而对人、我、众生和寿命的执著实际上都属于“我执”（即对自我的执着）的范畴。佛家又认为人有八识——眼、耳、鼻、舌、身、意、末那识（人的思维主体）、阿赖那识，其中阿赖那识又叫种子识，它代表每个人身上都具有可以认识世界本源——“如来藏识清静心”的因子，如来藏识（即佛性）原本清静，但却会受到末那识的污染，众生若想解脱就必须抛弃眼、耳、鼻、舌、身、意等外在的六识，同时还要抛弃内心中的末那识，彻底舍弃自己的思维主体。夏伯阳与[①]彼得的这番对话正是要让彼得逐步舍弃自身存在的末那识，也就是摆脱“我执”。

还有彼得和科托夫斯基所进行的蜡与蜡滴之争：科托夫斯基认为蜡滴是形态，蜡是本质，作为相的蜡滴是会消失的，但作为本质的蜡则会永存。就在这时，夏伯阳突然闯进来，用毛瑟枪打破了科托夫斯基身旁的照明灯。接着，夏伯阳又问：“形态，蜡——这都是谁创造的？”

“智慧，”科托夫斯基答道。

“它在哪儿？指给我看。”

“智慧就是照明灯，”科托夫斯基说道。“刚才还在。”

“如果智慧是照明灯，而这盏灯又碎了，你还有地方可去吗？”

① 棒喝，又叫德山棒和临济喝，指的是德山宣鉴和临济义玄为使弟子顿悟而采用的特殊方法：用棒子突然击打弟子或朝弟子突然大喝，使其来不及反应，脑中一片空白。有悟性者，即可由此顿悟。

“那么智慧又会怎么样呢？”科托夫斯基惊慌失措地问道。

夏伯阳又开了一枪，子弹将桌子上的墨水瓶打得粉碎，蓝色的墨水溅得到处都是。

智慧就是佛家所说的“般若”，而“般若性空”，智慧本身就是空，但科托夫斯基看不清这一点，他误以为智慧是实有的。佩列文小说中的这一情节与一则禅宗公案非常类似：德山宣鉴有一次侍立在他的师傅龙潭崇信的室内，龙潭问他：“夜已深，怎么还不下去？”宣鉴望了下窗外说：“外面黑。”于是龙潭点亮了纸灯给宣鉴，正当宣鉴用手接灯时，龙潭又突然将灯吹熄，宣鉴大悟。而且夏伯阳说明这个问题的方法：突然用手枪打碎照明灯和墨水瓶的举动，与禅宗中的“棒喝”[①]如出一辙。

接着夏伯阳把彼得介绍给荣格伦男爵，荣格伦带领彼得游历了阴间的一个部分，让彼得认识到，现实并不比梦境更真实，世界其实只存在于他的意识中，“一切取决于看的人”，“只是因为我存在，他们才存在”，这是要让彼得破除对“人”和“众生”的执着，如果“我”不存在，那么他们就都不会存在。“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所看到的其实都不过是自己精神的投影。”“为了进入‘虚无’，登上无限自由与幸福的王位，只要拿掉那个唯一还存在的空间，也就是您看见我和您自己的那个地方就行了。”而且，男爵还告诉彼得，要看见“虚空”就必须先看到自我，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在告别了荣格伦之后，彼得又回到了1919年的时空中，他发现时间竟然还停留在夏伯阳打碎墨水瓶的那一刻，他与荣格伦的游历及对话似乎是在一瞬间完成的，这其实是对时间真实性的否定。佛教认为当人渐入定境时，“由一心得定境而显映出无边的空间，却好像是失去了时间；时间的感受，不是完全没有，只是极为快速。这是相对的，空间的感受越辽阔，时间的感受便越短促。”[①]所以夏伯阳才会说“此刻，彼得卡，就是永恒”。

后来，在一间闪着光亮的浴室里，夏伯阳问彼得：“究竟醒到何处去？”彼得回答：“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表明彼得的精神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我不知道”就是摆脱纷繁复杂的表象，留住真我，见心见性的方法，故而夏伯阳称它为“绝对静止的点”。夏伯阳说：“世上的一切不过是思想的漩涡，而我们周围的世界之所以变得真实，就因为你自身成了这个漩涡。就因为你知道。”换句话说，只要懂了“我不知道”就可以把自身从漩涡中抽离出来，从而认识到世界的虚无性。就像彼得之前所意识到的：“人一旦排空了充塞于意识之中的僵硬渣滓，马上竟会有这么多新事物展现在他的眼前！”正如宋代禅师雪窦重显说的：“三优闭门按一衲，兼无松竹蔽房廊。安禅不必须山水，灭却心头火自凉。”

夏伯阳对彼得说：“蜡也好，酒也好，他们可以选择任何形态，但就连它们本身也不过是形态而已。”“实际上，既不存在蜡，也不存在酒。什么都不存在。就连这个‘不存在’也不存在。”彼得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道门槛上”，此时，彼得对世界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离彻悟仅剩一步之遥了。

当夏伯阳说“我是反射在这个瓶子上的灯光”，彼得豁然开朗，他已经体味到了“无我相”的真谛——主观的我本是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虚幻感觉的总和。接着，夏伯阳和安娜用阿那伽玛佛的小指让1919年的时空在彼得眼中彻底消失，但彼得却问夏伯阳：“等等，科托夫斯基呢？”而夏伯阳竟说：“由于他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回

① 圣严法师：《禅的体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答这个问题可不容易。”这是让彼得彻底放下对他人和众生的执着，并告诉彼得“空就是所有的形态”，彼得顿悟。

当他再睁开眼时看到的是一条七彩之河，“我深知，它与我没有什么区别。它即是我，我即是它。我永远是它，此外什么都不是。”然后，他跳进了七彩之河——“绝对之爱的相对之河”，与世界的本源——虚空融为一体。由于彼得与世界本源融合在了一起，那么他生命的长短也就失去了意义，他对时间的执着便也被破除了，此时彼得彻底抛弃了“我执”，真正达到了物我合一的禅境。《维摩诘经》中说：“须弥山没入芥子”，万物本是同根同源的，这就是佛教中的“宇宙全息”概念——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则著名的禅宗公案讲道：俱胝禅师有一天在草庐里静修，这时一个女尼走过来在俱胝面前走了三圈便离开了，俱胝大惑不解。后来另一位高僧为他解开了疑惑，这位高僧只伸出了一个手指头，俱胝顿悟。俱胝在这一根手指上看到了高山大川，看到了世间百态，看到了宇宙万物。之后但凡有人问俱胝什么是禅，俱胝便伸出一根手指作答，不料俱胝的弟子也偷偷学会了这一着，老师不在时，他便向前来求教的人照猫画虎似的伸出一根手指。俱胝发现后大为光火，他抽出刀来一刀将那个的弟子的手指砍了下去，接着俱胝再问：“什么是禅”，弟子习惯性地还想伸出一只手指，却看见原本该有手指的地方空空如也，当下大悟。俱胝伸出的一只手指表明了宇宙万物皆有同一的本源，而俱胝砍掉弟子的手指是想让他明白这个本源其实便是“空”。开悟后的彼得与世界本源的融合就是这一观念的体现，而且他的名字本身就暗示了世界的本质——虚空！

最后，在小说的第十章，神秘的夏伯阳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彼得发现“他的手上缠着绷带，看得出来，本该包着小指的那个地方是空的。”原来，黏土机枪中阿那伽玛佛的小指其实就是夏伯阳的，换句话说，夏伯阳就是比燃灯古佛更早的阿那伽玛佛的化身！接着，佛祖夏伯阳便和彼得一起坐着装甲车来到了象征着绝对自由的“内蒙古”。[①]

以上所历数的几个关键的情节说明了彼得是怎样一步步从执着走向彻悟的，而随着彼得逐步走向彻悟，这些情节也愈来愈荒诞，愈来愈不合常理，直到彼得跳入乌拉尔河，1919 年时空的真实性便被彻底消解了，更确切地说这个时空被彻底摧毁了，这就意味着世界其实只存在于人的意识中，当彼得认识到世界是虚空时，世界也就真的成了虚空。

值得注意的是，在彼得顿悟之后他并没有一直沉浸在乌拉尔河之中，而是又回到了 90 年代初的时空，并按照夏伯阳的指示顺利地出院了，但他发现自己与这个时空格格不入。此时夏伯阳再次出现，带领彼得顺利地逃离了这个时空，进入彻底的虚无之境。夏伯阳几乎成了“时空毁灭者”，夏伯阳出现在哪个时空，哪个时空就会消失，而这也正是他的目的所在——引领彼得逃出“真实”的幻象，进入绝对的虚无。

三、佩列文对佛教中“空”的误读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空”是《夏伯阳与虚空》中最重要的哲学命题，佩列文所说的“空”就是“什么都不存在”，“就连这个‘不存在’也不存在”。可以说，佩列文的“空”是对所有精神与物质真实性的绝对否定，是绝对的虚无。然而，佛教中的“空”却并非如此。佛教中的空

① 这里的内蒙古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种精神向度，是开悟的人所达到的绝对自由的境界。荣格伦曾说：“之所以叫内蒙古并不是因为它在蒙古的内部。它在能看见虚空的人的体内，尽管‘体内’这个词用在这里根本不恰当。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蒙古，只不过是人们这么说而已。”

是万物的本质和缘起，不是绝对的虚无，而是真空妙有。宇宙虽然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却是永恒的存在，即所谓的“真如”，六祖惠能在《坛经》中就说：“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虽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无，也就是“般若性空”，但在这个“空”中却有着诞生万物的可能性。这有些类似于道家所说的“道”：“道”并不指道德本身，而是指宇宙的普遍法则，同时“道”也是不可言说的，《老子》云：“大言稀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南泉普愿法师也说过：“大道无形，真理无对，所以不属见闻觉知。”虽然不可言说，但并不等于真的不存在。

另外，在小说中，夏伯阳指引彼得不断地破除对“有”的执着，但是却无形间让彼得堕入了对“空”的执着。佛教特别是禅宗讲究平常心，认为平常心即禅，无论吃饭、睡觉都是修炼，在吃饭时只想吃饭，在睡觉时只想睡觉，长此以往便能破除妄念。可彼得不论干什么想的都是“空”，他走上了“执空”的极端。佛法的正见（正确的知见）包括三个基本准则——因缘、因果、中道，其中中道正是指不走极端，不可执空或执有。圣严法师甚至认为如果一个人“认为一切都是假的，所以一切都不重要，而中止修行的话，死后就会堕入畜牲道，无法进入天、人两道。”[①]

佩列文一直为人低调，所以我们很难查考其佛学思想的确切来源，不过他在一篇访谈录中提到他曾经在韩国学佛[②]，韩国的佛教与中国类似，基本上属于大乘教派，加之《夏伯阳与虚空》中酷似禅宗公案的情节和导师（夏伯阳）灵活多变的接引方式，我们大致可以断定佩列文受大乘佛教的影响更深。而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大乘佛教主张普度众生，而小乘佛教则讲究自渡。若按大乘佛教的观点，彻悟后的彼得似乎更应该留在现世引渡众生，但是彼得在回到 90 年代初的时空后却相当失望，最终他选择了和夏伯阳一同逃离这个时空，前去自己向往已久的净土——这便和大乘佛教的宗旨产生了矛盾。

而且，佛教还有重实际的一面：石巩法师有一次问他的师弟西堂智藏能否抓住虚空，智藏在空中乱抓了几下，但当然抓不住，这时石巩却一把抓住了智藏的鼻子，并告诫智藏：与其试图抓住虚空倒不如抓住鼻子更实际一些。可见佛家所说的虚空决不等同于佩列文的虚无主义。

佩列文在《夏伯阳与虚空》中对宇宙世界的解读看似与佛教观点吻合，其实二者却有着不小的差别。不知道这是佩列文无意所致还是有意为之，如果说他是有意为之，那么这种刻意的误读将会给《夏伯阳与虚空》一书带来更大的阐释空间。

作者简介：

杨程（1988—），文学博士，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学刊杂志社编审，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苏雨欣，河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生。

① 圣严法师：《禅的体验》。

② 张晓强编译：《俄罗斯作家维·佩列文访谈录》，《外国文学动态》2002 年第 3 期。